

西出陽天

尚昌平 著

我和新疆的七次约会

李秋林題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出阳关:我和新疆的七次约会/尚昌平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独行者”丛书)

ISBN 7-208-04576-3

I. 西... II. 尚...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4391 号

责任编辑 时海玲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封面题字 季羨林

·“独行者”丛书·

西出阳关

——我和新疆的七次约会

尚昌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18 字数 134,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208-04576-3/K·1002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独自远行的女孩(代序)	1
-------------	---

行者无为	8
------	---

“走路”自古至今都算不得一种时尚,只是认识大自然和磨砺自我的手段。西出阳关——从甘肃进入新疆,像是赶赴一个千年之约——1998年4月18日,罗布泊一场百年不遇的飓风,哈密地区失踪11人,而我正在罗布泊中——两只苍狼早早地恭候在我宿营的地方,凶残的狼竟乖巧地乞伏在地,那一刻人狼之间似乎不再仇恨——大行者苦于心,小行者苦于身——路上的行者不是行为艺术的表现,广义上的行者是包括对历史、考古、地理、建筑、民俗等学科的探究者——行者的见闻和内心感受便是一种行者文化

昭怙厘寺纪行	15
--------	----

新疆·库车县·苏巴什——2002年5月19日,行至库车县昭怙厘寺,这是我第七次新疆之旅——山阿里走散的僧侣留下了一座破败的古寺——偶然发现寺内殿堂废墟里的彩釉陶砖——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经途中曾羁旅于此——身穿锦绮的佛像簇拥在车辇中环城巡行,万人空巷,争看佛像,昭怙厘寺是当时民众





西山陽系——我和新疆的七次约会

虔诚膜拜的圣地——寂冷的山风送我走出却勒塔格山

色彩中的克孜尔千佛洞 23

新疆·拜城——我坐望天地之间，在色彩中看克孜尔，看山峦的彤云设色写意，直到天底掀翻，泼墨于克孜尔——荒山崖壁上的一座座石窟，成为公主与石匠爱情传说的最好素材——东汉末期，遁入空门的僧侣来到了克孜尔，入山避世苦修，一时蔚然成风——承启佛教壁画艺术，东渐敦煌——克孜尔给了我彩色，表情，水声

走丢自己 31

我突然看淡山间甬道旁的景观，那里已经留下了城市人的眼睛——干涸的卡拉苏河谷，向我显现的是250万年以来的空旷——荒渺绝境，再没有比贸然至此的人更可怕的动物了——露宿于野，竟使蜥蜴无家可归——第二天傍晚，我躲进河水漩洄而成的洞穴中，舒展疲惫的四肢——尽情独享太阳给我的特写，对着自己的影子，手舞足蹈，直到耗尽夕阳的光亮，将我的所有底片印在大地上——空山中蓦地冒出一个徒走的长发女子，吓坏了黑英山脚下的牧驼人

古城人家 38

阿克苏·新和县·小尤都斯——走进一处唐代驻军古城，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同古孜巴西，直译为“猪头城”——古城旁





目 录

只有一户半耕半牧的人家——13岁的维吾尔族少女帕丽旦带我寻找到一座无名古城——塔里木河边做了一回不合格的牧羊女,我和36只羊被黑夜吞噬,无路可回——帕丽旦赶着毛驴车送我前往大尤都斯的路上,我忽然骇怕,自己会在她年少的记忆中陈旧,变成一个似曾相识的人

鬼街肖塘 45

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我走进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村落废墟,听到惟一的声音,来源是我的喘息——巷道两旁井然排列的房舍,让我产生一种错觉:村落中的人参加一个庆典外出,留下了寂静无人的村庄,再也没有人回来过——村外遍布的坟茔几乎是肖塘人口的总和——谁来破解历史上的那场荼毒生灵的瘟疫

3

丝绸之路上的烽燧 51

阳关·罗布泊·轮台·莎车——万里长城的西端不在嘉峪关而在玉门关外,烽燧是长城西去的延伸——独行八千里路,寻勘狼烟散尽后失落荒漠的烽燧——烽燧“个性”迥异,并非“千人一面”——面对这些苦难的塑身,霜风里的我虽不能长啸代歌,却可以为它低声吟唱……

喀什即景 61

喀什的全称是喀什噶尔,维吾尔族语意为“玉的集市”,它



还有另一种解释，意为“各色的砖房”

艾提尕尔清真寺 63

乘着月色远道而来的朝觐者，从容地躺在艾提尕尔广场上——仰望天空中的一弯新月，直到新月的影子落在清真寺宣礼塔的塔尖上——晨曦，宣礼塔上有人引吭呼唤早已恭候在艾提尕尔广场上虔诚的朝觐者——我无法矜持内心深处的感触……

香妃墓 67

市内乘公交车一元钱即到香妃墓——香妃的墓壁上摆放着黄色的绸花——香妃原名伊帕尔汗，她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离开浩罕村，遇见涂抹奥斯曼汁的一群“美眉”们

老城古巷 74

喀什老城区的古巷有 300 多年的历史——依山而筑的房屋随着山丘不断增高，巷道曲回其间——一座过街楼阁成为几家相互往来的空中过街桥，古巷民居建筑凝结群体的概念——阳光投在曲径幽深的古巷，形成黑白对比的影像，镜头中定格的画面有一种深邃的空灵感——巷道民居的门扉对所有的游人都是敞开的，行走其间，可以嗅到古巷人家淳朴的气息





东巴扎 79

容纳 5000 多个摊位的东巴扎是南疆最大的商品贸易市场——琳琅满目的民族特色商品令我眼花缭乱——依然可见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的商品,成为东巴扎时尚的点缀

莫尔佛塔 83

北去阿图什的路上,成群的蜥蜴像蝌蚪一样浮游在干涸的河漫滩上——距今已有 1000 多年的罕诺依古城,大部分墙垣已被风沙湮埋,会讲故事的城已经死了——莫尔佛塔可能是西域境内最早的佛塔之一——臣磐是东传佛教第一人吗

100 个微笑 87

坐着毛驴车,环游喀什——一天之内得到了 100 个微笑——喀什是一个语言上交流很困难的城市——100 个微笑让我消除了语言上带来的尴尬,我读懂了你,喀什——你的语言是微笑

达瓦昆的传说 95

新疆·岳普湖——2001 年深秋,我从伽师县南下和田,途经岳普湖行走在车稀人少的公路上,去“圣湖”探究神秘传说——走进原始胡杨林中寻找那株相思树——沙丘上意外踩着一枚木雕像,竟成为破译传说中爱情故事的钥匙……





西出阳关 103

我走在古董滩头，带着几分未泯的野性，从容得像一只狐狸，追逐瀚海中的蜃楼早市——将自己投递至倒退时空的邮驿：汉代阳关遗址——落叶随风飘零，说不出心底的感受，但很让人销魂——满载丝绸、玉石的驼队披着阳关晓月，早已消逝在尘土飞扬的古道上——走出阳关才晓得世间还有这么漫长的路，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光阴掠影而过——我捡到一块重约4公斤的璞玉

路过敦煌 108

汉代的鸣沙山没有留住历史的文明，莫高窟还是一座未开垦的童山——早期的敦煌是过路者带来的过路文化，是驼背上丝绸、玉石贸易的附带品——我没有听到秋晖下鸣沙山的鸣响，也没有幽怨羌笛送我西行——几围枯木，寒鸦噪秋，让我品味到肠断天涯的滋味——西去的路像一条浣洗发白的丝带，在风中瑟瑟发颤。

古道怨咏 114

玉门关外，一个人在铺满砾石的荒漠上走出很远——西去约10公里的枯苇塘是两千年前的“后坑”——骑行在疏勒河岸上，坚硬的苇茬直戳脚心，已经无法辨认当年的古道，大约千百年来已无人问津了——我带着一张迟到的柬帖，追赶消失在“和亲”路上的三位女性——她们游离两千年的魂灵，是否能与我相伴，同归故里





最后的村庄 122

底坎尔位于新疆吐鲁番东南终端,是进入罗布泊地区的最后一个村庄,海拔高度为零,故有人戏称“零的村庄”——黎明前来到底坎尔,村庄像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堡,家家夜不闭户——底坎尔是个移民村,最初,沼泽边只有一个孤独的游猎者——“没有罗布人”,底坎尔人拒绝接受来自学术界时髦的称呼——与105岁的长寿老人度过古尔邦节——孩子们给我取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帕里希达”——底坎尔对于来者、去者都是驿站,而它是底坎尔村民生存的家园,我可以忘却,而底坎尔人,这驿站意味着人生的全部

水塑风雕的绝地景观 136

漠风扑面而来,甚至用手可以触摸到它,在天籁无声的绝域,只有风让我感受到大自然语言的魅力——以濒死悲壮的心态走进白龙堆,亲自体验一种恐惧之美——风情万种的龙城,引得古今之士遐思联翩——白龙堆是贴在荒漠中的浮雕,龙城则像是立体的风雕,让人直感上从各个角度去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我在一尊风雕上刻记1997年过路标记时,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凄凉所产生的美——我固执地穿行在龙城绝地,寻找已经封冢作古的同类——走在漫长的丝绸古道上,坎坷艰险的路再长也终有尽头,而我心里的路却很长,不知道几时才能到达精神境界的源头





失落的驿站 146

天光黯淡的黄昏，来到罗布泊东北岸的一座孤岛——投宿在群壑中的废墟，这里是两千多年前筑建的驿站，它孤零零地失落在荒野中，被冷冽的漠风吹蚀得消瘦——发现大量的鱼骨及一枚野豹的牙齿，地面上散落着彩釉陶片和玉石——来时没有任何藉口，走时没有过多遗憾，一进一出，竟在土垠驿站沉耽了两千年

寻访楼兰故国 154

罗布泊北岸·楼兰故城——100年前有个英国人叫斯坦因的行经此地，并给它一个 LE 的编号，竟使这座古城连它的本名都丢失了——2000 多年前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安归的地方，楼兰人亡国远徙，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地方——楼兰故城以北的雅丹台地上是一片凌乱的墓地，洗劫后的墓茔里留下楼兰美女棕褐色的长发，蓬松而卷曲，颇与我的发辫相似——在那座隔世千载的茔穴里，我遗落下一方濡湿的素巾……

流浪的楼兰人 167

1996 年的中秋夜，我自西向东前往古墓沟途中，投宿远离乡村的一户人家。1998 年春天，当我再次途经这户人家时，女主人一如昨日，迎我来，送我行——孔雀河下游·库鲁克塔格山前古代公墓——楼兰人的祖先从遥远的地方来，最终伫足在孔雀河畔，并创造了灿烂的孔雀河文化——墓室里埋葬的是古欧洲人种，这里史前可能发生过种族战争——盛殓着亡灵的独木





舟缓缓划向孔雀河北岸，霰射的木桩环绕着墓地排列成环形图案，或许是寓藏着崇拜太阳、光明的涵义——楼兰人的生命来去匆匆，他们是带着故乡到处漂泊的流浪人——谁来解析楼兰人种族崩解之谜

孤独之河 178

罗布泊荒漠，库姆河上生与死相距大近，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法抗御而又自甘将生命投荒的境界——我坐在雅丹台地上，看见太阳和月亮同时挂在天空——用胡杨在库姆河铺设一条近1公里的行道——站在库姆河南岸的一处石器遗址，简直无法想像，一件件带有史前人类手温的石器是怎样在荒漠中变得如此冰凉——两千年前库姆河岸上的土著人留下的房屋遗址——我眼睁睁地看着烧焦的夕阳坠向库姆河干涸的谷底，那一刻的悲壮深深地撞击我的头颅——我向前疾行着，如果中途倒下了，孤独的将是我的影子



楼兰古城，留下你的真名 189

走进罗布泊西北岸的楼兰古城（LA）——突然间明白了放浪形骸的真谛，独享空茫，哪怕是凄凉，却早已两相期许——在这片没有生死栅栏的咫尺间，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任何顾忌——城内没有佛塔，只有一座烽火台——站在望楼上俯瞰古城，以建筑面积测算，城中可以容纳几百人居住——经实地考察：推测这座神秘的楼兰古城，可能就是昔日楼兰国的伊循城——导





致这座古城最终放弃的致命原因是缺水——守城士卒的口粮日益锐减,直到以麦麸充饥——粗心的兹叔遗落下一封情意缠绵的家书——敦煌女子马羌新婚别离,愁肠百结,诉说相思之苦,这或许是沙海中最早的一封信书吧

罗布泊,一个终结神秘的湖 202

罗布泊已是滴水无存,脚踩凹凸不平的坚硬盐壳,感觉如同置身月球中——罗布泊从此将与塔克拉玛干沙漠连接成整片沙海,自然界的不幸正在延续,人类企想超自然地改变这种现实几乎是渺茫的——1997年11月第一次进入罗布泊湖盆的夜晚,帐篷被风暴摧倒,撕裂的篷布在风中翻卷,那是在荒原中度过一个最漫长的黑夜——眼前的海市蜃楼像是在梦中出现过的桃花源——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游移湖理论像是安徒生的童话——决定罗布泊变迁的主要因素来自塔里木河、孔雀河水流量的大小,及河水改道后的流向——喀拉库顺,台特马湖和罗布泊洼地都是在古罗布泊湖盆上变迁的特征,始终都离不开古湖盆的基础而存在——今天的罗布泊没有河流,没有湖泊,那个谜境早已不存了——罗布泊把年降水量10毫米,蒸发量3000毫米的恶劣环境留给了我们,这是罗布泊告别时留给人类如何在这个地方生存的课题

难忘胡杨 221

塔克拉玛干的胡杨如同娴熟使用哑语的向导,引着我走向





沙漠深处——1999年的初冬，在我沿着和田河南北向穿越时，判断方位的主要依据是河谷两岸的胡杨——碳14检测，有死而不倒4000年的胡杨，也有杂列古墓地间6000年不朽的胡杨——在塔克拉玛干古河床上我见到一株树围5.7米的枯胡杨——人为的破坏造成原始胡杨林大面积消失，其后果是加速沙漠化的进程——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麓边缘绿洲地带正面临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北侵蚀的严酷现实——我亲手栽植的胡杨树，数年不见，它们的命运如何

镌刻在天山深处的岩画 230

新疆·呼图壁县——2000年10月7日，由新疆木垒县前往呼图壁清晨，我从乐土驿策马上山，一路奔逸绝尘，追风摄影——康家石门子岩画刻在高离地面的山崖石壁上，古人是采用堆土成丘还是崖顶垂吊的方式来凿刻的？——岩画中所有人物的头上均有类似翎毛物装饰，在人物众多的图像中，仅有一位女性身着短裙，其余的全是裸体，女性体态丰腴，男性躯干健硕——岩画刻有男女交媾图像及男女合体交媾情状——是谁留下的对马图腾——在没有文字的年代，这幅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猎物，人群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欢女爱的族人在繁殖他们的后代……

后记 243





独自远行的女孩

(代序)

○ 周佩红

她在杭州街头一棵茂盛的梧桐树下向我点头。这地方我一点也不熟悉，我们是这地方的陌生人，而我们却在这里，在微雨中，以及摄像机镜头下，向过往行人赠送我们的刊物，并且相遇。她站在一个较近也较安静的角度，也许看了我们很久，不知心怀何种感想。我一扭头看见她，这一刻我们认出了对方。

她的确很特别。两根编得很紧的毛茸茸的长辫，像是来自五六十年代；牛仔裤，棕色大头皮鞋，一件布满口袋的土灰色帆布马甲——是我们在照片画报上的摄影师、导演或探险家身上经常看到的那种。

此前我们从未见面，也不常联系。我是从她几年前投来的稿件中知道她的，她的字一笔一划，稚拙而认真，写下独自远行的经历。有个细节令我难忘：一个风雪夜，她走到一座村落，疲惫不堪、饥寒交加，挤在羊圈里靠着绵羊取暖，过了一夜。她的文字没有一点自怜或者自夸的意思，只是朴素地讲述。也许她就是要获取与常人不同的经验，以对抗日常生活的平庸？这是我的猜想，她不说什么大道理。还有照片一张，



上面是个穿蓝色牛仔风衣的女孩，手里握了个水壶，坐在蓝天下的沙漠上。信上说，那次她粮尽水竭，体力已到极限，她以为将要孤独地死在大漠，于是就自拍了这张照片，让照相机留下她疲惫但毫无遗憾的容颜。

现在，我见到了她，这一切如飞快的闪回镜头，一次次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穿插。我看到她略高的身材，健康结实的肌肤，纯真秀气的五官，无一点骄矜，又一次想到她走过的沙漠，山岭，她的侧面和背影。那时，她的大头鞋敲打着空寂的大地，她独自走着，清晨，正午，黄昏，深夜。猛烈的风或炙人的烈日。她走在理想之途。

2

我一直对这种经历，这种人，感到神往。在我年纪还轻的时候，我也喜欢旅行，最好也是独自一人，背一个简单的行囊，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去。不必为了敷衍的聊天而分解旅行的时间。去旅行就是要获得不寻常的体验，那种未知的，随机的，像一次写作的开始，一种生活的开始。或者也是携带自己，身体、感觉和思想，完成一种反观。可惜我的体质和意志力，常常成为自己愿望的阻碍。旅行因而变成由别人安排的事情，就好像是把日常生活中的那一套，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她问我去过什么地方，我说了。那些曾被我引以自豪的地方，在她面前说起时竟有些黯淡，因我的那些向往之地，是借助于他人之力而到达，快乐打了折扣——不是像她那样想



去就去,说走就走。她小时候看了电影《孔雀公主》后,当晚就离家出走,要去找那美丽的地方,第二天,家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她,可她哭着不肯回家。以后数十年里,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她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尤其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我很幸福。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福。想去的地方我就去,想做的事情我就去做。”幸福这两个字轻而易举就从她嘴里说出,先是令我惊讶——我总以为它们是需要掂量一下的,我被问到时就常在它们的涵义上卡壳——而后释然。这正是我和她之间的区别,她是行动者,带着理想行动,我呢,没什么行动,而思想也是贫乏的。

我们坐在晚间行驶的大客车里说话。这是我们杂志社包的汽车,她靠窗,我坐在她旁边。她的侧面很美,笔直的鼻,黑长的眉,小巧端正的嘴;她的双眼略略分开,细长,留出宽阔的眉心,令人想起一个佛像的脸,那平和稳静的气质。车灯照亮了路边行道树上的枝叶,夜在远处更显深邃,像是她说话摇头时的背景。她说几年前一个在罗布泊神秘死亡的上海探险家(就是生前死后都被人们称作“壮士”的那一位),她认为他可能是死于恐惧。我很吃惊。在人们猜测的有关壮士的死因中,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而她是他生前的知音和同道,尽管两人从未见过面。她说,她刚从罗布泊回来,在壮士的墓前(也就是遇难地)逗留过,她有这样的体会。那么她该有这样的发言权,何况她的结论里丝毫不含贬义——那



感受式的结论，像静穆的、屹立了千年的雅丹台地一样，让我感受到真实。

“我没法说清那样一种恐惧。人要真正站在那里才知道。在那里，没有一点点生命的迹象，没有飞鸟，小虫，植物，水。这些东西在沙漠里总还找得到。我在夜间行走，如果听到狼嗥，心里就会感到有一丝安慰，因为知道有活的生命与我同在。那里，就只有天空，雅丹台地，自己。惟一听到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心跳，非常响，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那里没有时间的感觉，完全丧失时间感。人要是走出十米以外，就会走丢的。这种恐惧会让人发疯。那地方不能久留。在那里，我和同伴们互相叫着，隔几分钟就叫一下，免得被雅丹台地遮蔽。人是很容易迷失的。”

她的声音像被夜间闪烁的绿叶一次次截断，撒落在看不到的地方。我试着去想象，那种时间和生命的极限感。人到那里是否会像沙器一样骤然崩溃？时间和生命已经被人在纸上清谈了无数年，而这些旅行者是用身体去历险，去寻找一种最真实也是最个别的把握。紧贴肌肤一般，与他人的结论无关。两者都需要吧。如果我做不了后者，那么我至少可以倾听，贴着她的言语想象，虽然那还是有距离的。她，他们，就是代替人们去从事这类实践的少数人。大多数人做不到但向往的事情，他们去做了。

在夜间，我们来到杭州郊外的小和山。没有什么灯光，漆